

桐江学术丛书

谢英 著

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桐江学术丛书

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研究

谢英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研究/谢英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615-4509-6

I. ①现… II. ①谢… III. ①现代汉语-语言表达-研究 IV. ①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36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泉州新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6 插页:2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一

谢英的《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研究》书稿完成后,来信要我为该书写序。谢英曾于2002—2003年来北大中文系研究访学一年,由我负责指导。有这一层关系,我就不好推脱。再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推进,格式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谢英推出这方面的新著,我乐意获得“先睹为快”之享受。这样,我就一口答应了。

我仔细阅读了她的书稿,觉得这是当今有关现代汉语格式研究的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一部专著。

就语言句法层面而言,格式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一、无论从认知的概念结构、语言的语义框架还是表达格式看,为人类语言所普遍具有。如句法上“主—谓—宾”、语义上“施—动—受”这样的表达格式(如:“张三喝了一杯咖啡”)。当然,各个语言可能在语序上会有差异,如汉语和英语都是“主—谓—宾”、“施—动—受”语序,而日语、韩语则是“主—宾—谓”、“施—受—动”语序,不过这种差异按照乔姆斯基(N. Chomsky)“原则与参数”理论,那只是参数的差异。

二、某概念结构及其投射到人类语言所形成的语义框架全人类都有,但投射到各个语言的具体表达格式并不相同。譬如,全人类都有表“存在”的概念结构,各个语言都有表存在的语义框架——作为存在一定包含三部分内容:存在物、存在处所和二者之间的链接。如果以存在处所作为说话的话题,不同的语言所形成的表示“存在”的表达格式可能不同。例如:

汉语:a. $NP_L + \text{有} + NP$ [表示存在的格式] 例如:

桌上有三本书。

床上有病人。

b. $NP_L + V + \text{着} + NP$ [同时表存在方式的表示存在的格式]

例如:

桌上放着三本书。

床上躺着一个病人。

英语: There + be + NP + PP [表示存在的构式] 例如:

There are three books on the table.

三、某种语言中所特有的但并非熟语的表达格式。例如:

汉语: a. $QP_1 + V$ 了/能 V/V 不了 + QP_2 [表容纳关系格式] 例如:

十个人吃了/能吃/吃不了一锅饭。

一锅饭吃了/能吃/吃不了十个人。

b. NPs + 把 + NP + VP [表示处置的“把”字格式] 例如:

张三把帽子挂在衣帽架上。

张三把衣服洗干净了。

英语: Every one + can't + be + NP [强调“并非全部, 只有部分”的表达格式] 例如:

Every one can't be a professor.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教授)

四、某种语言所特有的、类似熟语但能类推的固定构式。例如:

汉语: a. ……爱 + V + 不 + V 例如:

(你)爱吃不吃。/她呀, 老爱理不理的。

b. X + 是 + X, Y + 是 + Y 例如:

昨天是昨天, 今天是今天。

她是她, 你是你。

c. …… V_1 + 多少 + V_2 + 多少 例如:

要多少拿多少。

d. V + O + V + 的 例如:

睡觉睡的。/看电视看的。

英语: Some + (NP) + VP_1 , other + (NP) + VP_2 例如:

Some are Watching TV, other are playing on the ground.

(一些人在看电视, 一些人在操场上玩儿。)

Some students went to Shanghai, other students went to Hangzhou in

this summer vacation.

(这个暑假,有些学生去了上海,有些学生去了杭州。)

五、任何语言中都会有许多为该语言所特有的、不能类推的、纯熟语性的格式。这种结构具有不可分析性,不可类推性。例如:

汉语:哪里哪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哪儿的话/意思意思

英语:by the way(置句首引起另一话题,意思大致相当于“顺便说一下”)

eat away(渐渐侵蚀)

in other words(换句话说)

而就修辞层面而言,拣最常见的来说,也有比喻格式(包括明喻格式、暗喻格式、借喻格式),有移情格式,有拈连格式,有对偶格式,有排比格式,有顶针格式,有回环格式,等等。

以往的格式研究只就上述某一类格式进行研究,如汉语语法学界进行的“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等格式研究,修辞学界进行的比喻格式、顶真格式、拈连格式等研究;再如武柏索等编写的《现代汉语常用格式例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只举例解释现代汉语里一个个凝固或半凝固格式;陈昌来、李传军等所著的《现代汉语类固定短语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年)就部分可类推的凝固格式进行研究与论述。而本书则综合研究各类格式,而且明确说明“不管是句法格式还是修辞格式,都属于本书所说的表达格式”。这样做实际就将修辞格式与句法格式,将一般的句法格式跟固定格式,将可类推固定格式与不可类推固定格式,都打通了,并统称为“现代汉语表达格式”。这是极为可取的,是本书创新之处。需知,各种格式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就拿语法格式与修辞格式来说,表面看二者似乎很分明,实际上没有截然的界限。修辞格式从某个角度看,可以认为是“对语言的、语用的规律规则的偏离而形成的固定的格式”(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复旦大学刘大为教授在《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下)(《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3—4期)一文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游船票他可以代买,但是上船剪票时不能代剪,只能让检票员把你们一个个剪进去。

“剪”按其本身意义,似只能有“剪去”、“剪下来”等说法。“剪进去”无疑是一种新的修辞现象,就是一种修辞构式,其构式义是“通过剪票允许人进入



某场所”。但检票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可以剪,也可以撕、可以钩,可以刷……。这种修辞构式一旦使用开来,那当然也就可以说“把你们一个个撕进去”、“把你们一个个钩进去”、“把你们一个个刷进去”,等等,从而就由修辞构式演变为语法构式,形成一种新的动趋式。可见,一般的发展途径是“从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刘大为教授这一看法是符合语言发展事实的。这也就应了当今功能语言学派“用法先于语法”之说。汉语中类似的现象多的是。

表达格式研究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这种研究将有助于习得研究。衡量一个语法分析理论的价值,重要的一点,看它对语言习得,包括儿童母语习得和成人二语或外语习得的解释如何。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提出、90年代逐渐形成的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以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证明,概括性是语言本质属性之一。(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运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的本质》,2006年)句法习得的要义就在概括性上。从句法层面看,这种概括性就集中体现在构式上。认知科学、心理学的实验结果也证明,人的语言习得更倾向于构式的整体习得,而非一个词一个词地习得,更非一个语素一个语素地习得。本书所说的表达格式从某个角度说,也就是构式。

以上是从该书的总体价值来说的。除此以外,该书有不少亮点,论述颇具见地,有创新性。这里略举二三。

譬如,第二章第三节,专门讨论了“A像B,C”这种比喻格式,例如:

(1) 从此岸到彼岸世界,这中间车辆像流水一般哗哗流淌。(梁小斌《大街,像自由的抒情诗一样流畅》,《少女军鼓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2) “今天又空等了一天。”她的声音像蚂蝗一样粘糊糊的。(残雪《瓦缝里的雨滴》,《残雪短篇小说全集》,作家出版社,2004年)

例(1)、(2)里的“哗哗流淌”和“粘糊糊的”就属于“A像B,C”这种比喻格式里的“C”。对于“C”该怎么看?该怎么分析?有人认为是“延伸语”,有人分析为“喻解”,有人则看作“喻展”,总之,将“C”看作比喻的本体、喻体、喻词之外的另一个成分。本书作者则认为,这些看法不能说不不对,但也可以作另一番分析。作者说:

这种“A像B,C”式比喻格式表现了一种语言的紧缩现象。格式中,

被比事物“A”往往是一个指称事物的名词性成分,其负载着超出名词性成分所蕴含的语义内容,即动态的本体的内容,“A”为语义紧缩式本体;“B”为作比事物;“C”或说明“B”的特征,或形容“B”的属性,或描摹“B”的性状,或陈述“B”的动态等等。个别实例中,“C”还与本体的构成有关,如本节例(36)。“B”、“C”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合而为喻体。

这就是说,例(1)里的“流水一般哗哗流淌”和例(2)里的“蚂蝗一样粘糊糊的”都整个儿就是喻体。作者这一看法并非首创,但作者指出“这种‘A像B,C’式比喻格式表现了一种语言的紧缩现象”,这可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再譬如,第四章“现代汉语表达格式规范的思考”里的第二节“(已经)V(了)和(正在)V(着)格式”,不仅以大量事实说明“V了”和“V着”可以在一个结构里共现,而且以事实论述了这种共现格式的修辞价值与存在的理据。作者指出,从理论上讲,“了”、“着”表示不同的体态——“了”表示实现体,“着”表示进行体,孤立地看它们不能共现,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共现格式,存在认知上的理据,那就是:

凡用“(已经)V(了)+(正在)V(着)”格式,其前后的词语总是有很大的跨度——或是空间跨度,或是时间跨度。共现格式前后的主语、宾语、状语等内容,其所指既有“历史的长河”、“辽阔的地域”,又有“广泛的人群”、“复杂的事件”等等,这都清楚地显示句子言谈所及,或涉及很广的空间,或涉及很长的时间。从空间来看,用“了”和“着”正是说明所涉及的对象并非一下子都“V了”或都能“V了”,有一些则正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用“V着”表示);从时间来看,用“了”和“着”,正是说明所涉及的对象有的在某一个时段已经“V了”,而有的则还处于正在进行或变化当中(用“V着”表示)。语言事实告诉我们,“(已经)V(了)和(正在)V(着)”格式“V了”、“V着”共现,正是适应了这种表达的需要,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表意功能和修辞效果——在看似不和谐中求得和谐,遵循着如陆俭明所说的“语义和谐律”。

这段论述就很精彩且富有创见,先前人们真没有想到这一点。

再譬如,第五章“现代汉语表达格式运用的考察”里的第二节“部分表达格式例句的分析”,针对一些论著、教材在论述借代辞格时所举的例子还是些老旧例子,书中就很直率地指出:



但长期以来,一些论著、教材在说明借代辞格时,总在沿袭老旧的例子(如“诸葛亮”、“红领巾”、“江山”等),而这些老旧的例子中本用作代体的词语随着社会、语言的发展其借代义都已具有了常规性,可以完全脱离语境而存在,不再有“临时性”、“偶发性”特点了,因而早在1973年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里就已有了借代义项,即:[诸葛亮]一般用来指称足智多谋的人。[红领巾]指少先队员。[江山]多用来指国家和国家的政权。显然,如今再用这样的例子就混淆了词义和辞格的区别。

“不能混淆词义和辞格的区别”,这也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她所指出的问题当今确实普遍存在着。在这里我自己就需作自我检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刚出版了我所主编的《现代汉语》,其修辞部分,在介绍比喻辞格时就举了类似“诸葛亮”、“红领巾”、“江山”那样性质的“明珠”、“空头支票”等老旧例子,就犯有谢英所指出的毛病。在看到她书稿之前,我就缺乏她这种认识,所以在统稿时没有注意到这一毛病。这样看来,我不仅先睹为快,更是先受教育。

还有,该书举了不少实例,这一点我很赞赏。这可以让读者透过例句更好体会与理解书中所述的观点。

本书也有遗憾之处,那就是书中虽然提到了“构式”,但可惜只限于个别章节(如第四章),没有真能充分吸收和全面运用新兴的构式语法理论。上面我说“本书所说的表达格式从某个角度说,也就是构式”。事实上构式与表达格式还是有区别。日后该书如果重印或修订,望作者能充分吸收和全面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来对所讨论到的各种表达格式加以分析、论述,这样可能对所讨论的表达格式会认识得更深刻一些,而这将会进一步增强该书的学术含量。是为序。

陆俭明

2012年11月8日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

序 二

语言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是人类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和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工具。因此,我们在话语表达中,为了能顺畅沟通,都要遵循共同约定的语言规则。分析和阐释这些规则,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奥秘,还能让我们更好地使用和习得语言。对现代汉语表达格式——即语言组合模式的研究,就是解开语言表达之谜的一项重要探索。这个课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谢英教授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的探讨。她与我同是校友,但晚我几届;知晓她是从她早期的一篇论文《新时期汉语语法 AABB 重叠式刍议》开始的。当时,我惊讶于她对语言现象的敏锐力和捕捉力。这篇文章先是发表于当时我主编的内刊《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后来她修改后正式刊发于《汉语学习》。2003年,谢英师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陆俭明教授,着力语法学研究,多有新作发表。近年来,她将积累的学术观点整合成专著,围绕“现代汉语表达格式”这个主题,从十个方面深入阐释汉语句式层面的组合和聚合特点。专著既联系语境注重动态分析,又能兼顾结构形式、语义表达和句法功能等多个层面。最令人赞赏之处在于,专著从理论层面论述了各类格式运行的理据和语用价值。

书成,嘱我作序。数十年来,我虽然对语法格式也有过探究,但可惜没有好文章产生。因此,阅读消化谢英的论著还需假以时日,更不敢妄加评论。

但我相信,这部用心血凝成的专著,必定会给汉语表达格式的研究注入新鲜的活力,学者贤达自会给出科学的评价。

是为序。

林华东

壬辰立冬

于泉州师范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关于“现代汉语表达格式”	1
第二节 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研究的现状	3
第三节 当前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7
第四节 研究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的方法	10
第五节 关于本书的架构	11
第二章 现代汉语常规表达格式的分析	13
第一节 “有的+VP”格式	14
第二节 “NP+不+X+谁+X”格式	39
第三节 “A像B,C”式比喻格式	49
第四节 句子层面的拈连格式	70
第三章 现代汉语超常规表达格式的探究	87
第一节 新发展的AABB重叠格式	88
第二节 特殊的“NP+不+X+谁+X”格式	102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中的超常式状中格式	113
第四章 现代汉语表达格式规范的思考	127
第一节 特殊“V+着”格式	128
第二节 “(已经)V(了)和(正在)V(着)”格式	144

第三节	法律文本中的特定表达格式	161
第四节	语句评判及修改与语境还原准则	179
第五章	现代汉语表达格式运用的考察	197
第一节	“NP+不+X+谁+X”标题分析	197
第二节	部分表达格式例句的分析	210
第三节	表达格式综合运用结构的分析	223
参考文献		234
后 记		24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关于“现代汉语表达格式”



本书所言“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特指现代汉语话语交际中经常使用的、能独立运用成句并能表达某种独特意思的格式。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现代汉语各种领域语言中的各种组合格式的研究。有句法方面的组合格式，如“有的高，有的低”这样的对举性组合格式；有重叠组合格式，如“AABB”重叠格式；有一般所谓的固定格式，这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类推性的固定格式，如“NP+不+X+谁+X”格式（你不教授谁教授/咱不支持谁支持/你不先进谁先进），这是现代汉语中一种特殊的反问格式；另一种是不能类推的凝固格式，如“有的是”；还有属于修辞方面的组合格式，如“A像B,C”这种带有所谓“延伸语”的比喻格式（她的声音像蚂蝗一样粘糊糊的/从此岸到彼岸世界，这中间车辆像流水一般哗哗流淌）和种种句法层面的拈连格式（在高原的土地上种下一株株的树秧，也就是种下了一个个美好的希望/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还有属于看似不合理、不规范，实际上起到某种特殊表达作用的所谓“超常”组合格式（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在中国境内肃清

了并正在肃清着帝国主义的影响);此外,像立法语言领域中使用的“的”字结构和“对”字介词短语,等等。我开始研究时,是孤立地一种格式一种格式展开研究的。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语言的词汇、语法层面这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组合格式,这一个个组合格式,既可以独立成句,也可以作为一个造句部件;而组合格式一般都是首先进入语用层面,以一个个修辞格式的面貌出现。而修辞格式就是“对语言的、语用的规律规则的偏离而形成的固定的格式、模式”(王希杰,1996:461),修辞格的“格”,其实就是格式,只不过各种辞格的格式不同而已(骆小所,2005:201)。由于“修辞和语法本来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运用语言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运用修辞和语法的过程”(张炼强,1992:177)。刘大为(2010)将修辞格式称为“修辞构式”,并认为语法构式由修辞构式而来,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是个“连续统”。这样看来,各种组合格式,无论是语法格式还是修辞格式,无论是固定格式还是非固定格式,也无论是一般格式还是重叠格式,都可以视为现代汉语中用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组合格式。因此,这应该可以用一个名称来加以统括。可是该用什么名称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我的同事和领导林华东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泉州师范学院副院长)对我的研究项目非常关心。在与林华东教授交流我的科研状况和所思考的问题时,他建议我采用“现代汉语表达格式”这个概念。我欣然接受。

以上所述就是书名中“现代汉语表达格式”之由来。显然,本书所说的“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看似宽泛,实际还是极有概括性的一个说法。它既指现代汉语中由不变部分(作为标志的固定词语)和可变部分构成的组合格式(它们有的总以句子形式出现,如“NP+不+X+谁+X”反问格式,有的也能以短语形式出现,如“有的+VP”),也指某些固定组合格式(包括像“有的是”那样的凝固组合格式);既可以指重叠格式,也可以指某些修辞格式(如比喻格式、拈连格式等);还可以指某些超常规的组合格式,等等。

第二节

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研究的现状



关于现代汉语表达格式的研究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不过那时一般都称为“格式”或“句式”。根据 1955 年至 1957 年陆续出版的初级中学《汉语》课本改编而成的《汉语知识》(张志公等,1959:200)指出:“汉语里有许多固定格式,同各种一般的结构不同,不能按照一般的结构规律加以分析。”书中分析了单句格式和各种复杂谓语格式外,还提到了两种固定格式:一种是成语或者成语性的话,应用的时候只能整个儿照用,里边的字不能任意更动,如“突如其来”、“一来二去”、“说一不二”等。另外一种是在应用的时候,中间某一个词或者某几个词不能更动,其余可以更动,但必须按照一定的格式同不能更动的词配合,如(1)“……是……”(忙是忙 好是好 快是快)(2)“似……非……”(似烟非烟 似懂非懂 似笑非笑)(3)“半……不……”(半新不旧 半生不熟 半死不活)(4)“爱……不……”(爱信不信 爱理不理 爱做不做)。1962 年初商务印书馆即排出清样而于 1982 年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中,也列举了不少跟虚词有关的常用格式,如“爱 A 不 A”、“A 不 A,B 不 B”、“不 A 不 B”等。吕冀平(1979:91)则把这类结构形式看作“准言语单位——短语”,并以“不笑不说话”、“一请就到”、“爱看不看”、“再难也得保证完成”为例,分析了它们区别于词组的特点:“短,表示尚不足以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语,表示它具有固定的格式,有点像成语或熟语。”文章还对这类短语的范围从四个方面加以了严格限制:(1)固定格式。(2)格式之内的词可以类推和较自由地替换。(3)中间无停顿。(4)格式本身具有一个单句所不能表现的关系。吕叔湘(1979:91)更明确指出,“怎样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尽的语句,这应该是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对于学习的人更为有用的工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更多语言学家都敏锐地意识到“格式”的研究价值,他们在论著中都有所涉及,或列举或探讨各样不同的格式。在吕叔湘的《现代



汉语八百词》(1982)中就收进了十多个如“半……半……”、“不……不……”、“大……大……”、“非……非……”等常用格式。龚千炎(1983:83)描写了三种固定格式“谁(什么、哪儿、怎么)……也/都”、“一……不(没、没有)”“连……也/都”的结构类型、表意功能和语法特点,指出“这些固定格式是现代汉语表示强调的固定框架”。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出现了《现代汉语“格式”初探》(朱林清等,1987)和《现代汉语常用格式例释》(武柏索等,1988)两部著作,它们都对现代汉语常用格式做了较细致的描写和归类。随后,又出现了专门研究四字语型的第一部专著《四字语型及应用》(张卫国,1989)。难能可贵的是此时有了关于现代汉语格式研究的理论探讨。张拱贵(1985:41)为《现代汉语“格式”初探》写的序言指出:“‘格式’不仅语法里有,语汇里(成语、惯用语、谚语等)更多。……这样的‘格式’,在语法上是一个整体,内部有结构关系,外部有句法功能。有些‘格式’在使用上常常带有某种习惯性,不能用一般的语法规则来解释。……进行格式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用价值。……格式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莫彭龄(1986:50—53)指出,“格式”是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文章认为,“‘格式’的研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历时和共时等方面进行。从微观入手,分析每一种‘格式’的结构、意义和变体等,从宏观着眼,着重研究‘格式’的种类、层级和‘集’。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则有助于我们了解‘格式’的演变、发展中的继承性和民族性”。文章特别指出这样一点:“‘格式’不仅有语法的,还有语汇的和修辞的,因此,语法、语汇和修辞‘格式’的区别和联系,也是‘格式’研究的重要内容。可见,‘格式’的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前景,既有重要的理论价位,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常玉钟(1989:150—160)、邵敬敏(1994:71—73)等都就有关格式的问题作了相关探讨。邵敬敏(2011:218)认为“这些都说明这类语言现象已经开始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可惜这些探索都只是就事论事,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理论意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对外汉语课堂上不断发现现代汉语常用格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难题;随着我国建造信息高速公路、研制智能计算机任务的紧迫,中文信息处理中不断发现语言格式成为句处理面对的难题,学者们开始对汉语中很多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对外汉语教学中导致学生错误类推的